



禮儀典第一百二十三卷

宗廟祀典部彙考十七

明三

世宗嘉靖十五年改建世廟遷三后主於奉先殿奉太祖及四祖於九廟定特饗時祫及大祫儀按明會典嘉靖五年建世廟於太廟之東北以祀皇考至十五年改建廟於太廟都宮之東南題曰獻皇帝廟遂改世廟正殿曰景神殿寢殿曰永孝殿奉藏祖宗帝后御容於其中上諭禮官廟中一帝一后祫葬乃有一三后令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祫廟其遷祫陵殿饗祭又以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容皇后純皇后又嫌於嫡改主題皇后勿書帝諡乃改諡孝肅太皇太后爲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奉遷祫主於裕陵孝穆皇太后爲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爲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后俱奉遷茂陵又改諡悼靈皇后爲孝潔皇后奉遷神主於奉先殿之西室罷奉慈殿祭九廟特饗儀一前期太常寺奏請欽定捧主官及齋戒省牲俱如常儀一前期一日太常寺官詣各廟陳設如儀一正祭日儀同前惟祝文總一讀各廟俱捧

主官行禮 九廟時祫儀與前時祫儀同奉懿祖熙祖仁祖太祖神座皆南向成祖而下東西向陳設樂章祝文皆更定而先期遣官祭告如前 定大祫儀前期一日太常寺陳設如圖儀正祭日上至廟戟門東帷幕具祭服出自戟門左門入率捧主官至祧廟及寢殿出主捧主官請各廟主至太廟門外候五祖主至關殿門入上安德祖主捧主官各安懿祖以下主訖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上至御拜位如常儀懿祖而下上香獻帛獻爵俱捧主官代 按續文獻通考嘉靖十五年冬十二月九廟成遂奉祔太祖列聖及四祖神主先是上召大學士李時翟鑾尚書汪鋐及禮部尚書夏言於重華殿東室諭曰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制非古夏言對曰古人建廟恐制度卑小今本朝太廟規模弘偉若一旦改作恐事體重大上曰事體委的重大夏言曰各立廟本是古禮但他日致祭陛下欲一日遍歷羣廟恐勢不能上曰今日言廟制未論到行禮處卽此難行或遣官亦可夏言曰古禮恐亦難盡復上曰盡如古禮固難但大體處不可不依據古人各立廟只是各全其尊此等處却當依夏言曰太廟當如何處上曰太廟自不當動夏言曰寢殿祧廟如何上曰寢殿祧廟俱不動上又曰我皇考顧得饗世廟之祀自我文祖以下列聖乃不得專廟以祀

朕心未安卿禮官宜卽具奏言等退其奏間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上疏曰臣伏考洪武元年二月
朔我太祖高皇帝勅諭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
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
何以交神明致靈貺其各具沿革以進於是輔臣李善長傅瓏等學士陶安等上議曰商書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制爲然若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相次此萬
世不易之禮也今擬四代各爲一廟德祖元皇帝居中懿祖恆皇帝居東第一廟熙祖裕皇帝居西
第一廟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以四時及歲除凡五饗惟孟春特祭於高祖廟孟夏孟冬則各祭
於列廟臣思我聖祖之制斟酌三代垂憲萬世載在國史編諸集禮聖子神孫所當世守以爲祈天
永命之鴻圖者恭遇我皇上遵復四郊以祀天地日月釐正百禮以祭神祇帝王而獨於宗廟之制
屢形於御札宣於召問有不能以自安者誠有以見聖人之大孝天子之大禮有聖人在天子之位
如之何其弗可行也朱熹曰天下有一件極大事一是天地合祭一是太祖不特立廟與諸祖同一
廟我太祖高皇帝有萬世不朽之功者宜饗萬世不遷之報而今不獲專饗特廟以全南面之尊端

居宗祧以統列廟之主尊卑長幼並列於一堂而籩豆鼎俎分羅於一隅信有如朱熹之所云者今之議以爲弗可行者其說有四一曰地勢窄隘二曰禮節繁難三曰成憲宜遵四曰勞費當惜臣請解其惑焉夫以地勢窄隘爲言者臣按周禮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鄭元註云闔門廟中之門大局牛鼎長三尺小局鴆鼎長二尺以周尺較之周之九廟之制亦甚儉矣臣愚前奏補義篇云請以今太祖爲我萬世不遷之廟太宗以下各建特廟於今兩廟之地制度不必其崇高而務質朴之爲貴儀文不必其繁縟而務簡素之爲貴有都宮以統廟而不必各爲門垣有夾室以藏主而不必更爲寢殿庶尊尊有主而太祖之位恆安而不遷親親有倫而列聖之尊各全而不瀆矣夫以禮節繁難爲言者臣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元註云后有故不與祭宗伯攝其事故王一獻卿大夫以次代獻古禮也今若各建列廟特饗之時我皇上躬行禮於太祖之廟其餘遣親臣代獻如古諸侯助祭之禮亦未爲不可而何必拘泥丘溶十八日行禮之臆說哉夫以成憲宜遵爲言者臣按中庸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陳櫟註云祖父有欲爲之志而未爲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爲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

法而遵述之故武王周公稱爲達孝而況我皇上善繼太祖之志善述太祖之事以觀耿光以揚大烈正所以遵我太祖之成憲也夫以勞費當惜爲言者臣按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孟子亦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況今日之尺地寸土皆我祖宗創業垂統之所貽百官萬民皆我祖宗休養生息之所以致以祖宗之土地而建祖宗之廟以祖宗之臣民而供祖宗之事如之何其弗可行也臣愚見嘉靖九年宸衷獨斷親定圖式孟春特饗之祭正太祖南面之位各有帷幄以檔九廟之制各居一帷者一時之權也而各立一廟者萬世之經也伏望遠法商周之彝典光復聖祖之舊制則億萬世太平之基端在是矣上覽疏喜有旨宗廟祀典儀制朕嘗有諭輔臣禮部便會官議了來說夏言得旨大懼乃會同武定侯郭勛及吏部左侍郎嚴嵩等議仍執同堂異室之說惟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北東西夾兩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厨其一時制度儼合古禮嗣後改建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既遵古制以各立廟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蓋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

遇皇上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嘗聞廟者所以像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像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構之制莫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卽今太廟南邊宮牆東廻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有聖諭太廟三殿俱不動則是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牆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牆寢廟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隕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太廟兩廟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況臣等恭覩世廟之制蓋損於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制度高廣又豈可損於世廟乎且太宗比隆太祖憲宗又我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太廟之主自我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七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太廟之南豈惟地小

不足以容恐震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不敢輕議者也竊謂即使各廟既成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豐途而欲於一日之間遍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陞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蔚然疲倦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主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之諸侯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羣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主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疏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宜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遍七廟此蓋無所據而强

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大拘故也必欲如古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卽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爲

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紊則立廟之制必須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爲合宜而預立六廟定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似反不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聖諭以爲皇帝嘆皇帝有世廟以饗祀而我太祖太宗以下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也陛下純孝至誠皇天列祖寶靈臨之臣則以爲列聖同饗太廟已極尊崇而皇考專居世廟獨爲退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陛下孝敬之誠矣今孟春陛下更定特饗

之儀正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列聖各設帷幄祭俱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陛下酌古準今因時制宜儼乎各廟專祀之義雖古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今臣等復議得太廟九間同爲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之敬請以木爲黃屋儼如朝廷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中間又設帷幄於其中太祖居中盡北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則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又足伸陛下親親尊尊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此可以作則萬世而未可以爲遷就權宜云也彼朱子謂太祖僻處一隅與夫設祭一室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者事體大有不侔矣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具題留中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有旨郊廟大禮係國家重典朕於天地百神祀典俱已釐正惟宗廟之禮尚沿同堂異室之制未能復古於心歉然朕嘗稽我聖祖開國之初已曾建立四親廟實有鑒於漢制之非今具載大明集禮存心錄祭祀禮儀朕爲子孫所當遵行見今太廟前堂後寢俱有定制不必移其昭穆世數廟次係部裏便會同多官相度兩廡地方議處規制停當來說於是夏言會同內閣輔臣張璁李時翟鑾司禮監太監張佐黃偉鮑忠韋霽張欽內官監太監高忠武定侯郭勛等吏部尙書王瓊等恭詣太廟遍歷兩

廡地方緣垣前後左右周旋諦視奏曰恭惟陛下大孝尊祖既奉太祖高皇帝爲太廟始祖特正南面之位惟我太宗文皇帝定鼎北都建子孫萬世長業治功與我高皇帝比隆重光茲欲稽古建廟宜極追崇當別立一廟於太廟之東百世不遷擬之周文世至不在三昭三穆之數其昭穆六廟臣等初議以爲自古宗廟必有前堂後寢周垣門廡方稱禮制隨該督令官匠丈量得太廟門牆內進深八十一丈二尺東西牆內原空東西各廣一十四丈四尺先議因廟門內進深太淺欲將廟門往南展移十丈五尺因東西牆內橫過太狹欲各展十丈一尺昨日陪祭之後該內閣輔臣會同諸臣復議不必展動東西大牆止以牆內一十四丈四尺除二丈九尺爲御路以一十一丈五尺爲廟之廣以二十五丈五尺爲廟之深每廟止建正殿一座五間以其後半爲藏主之所不用寢殿以太宗世室直就北與太廟後牆等齊廟門牆止展南八丈八尺蓋因廟門逼近廟街欲更小縮近北以存林木用護周垣蓋是委曲議處遷就地勢以事營構期於仰承德意光復古典謹畫圖貼說隨本上進候命下之日行移欽天監擇日工部估計四月初二日會題初三日有旨且罷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太廟災上修省及飭百工是年八月上勅廷臣曰南京太廟復建或弗建朕惟太宗既遷北京爲

子孫萬世之業則南京太廟不必重有勅爾諸臣議先是南京禮部尙書湛若水題請權將南京太廟朝夕香火暫併於南京奉先殿用少伸皇上純孝之誠有旨部看了來說至是言會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武定侯郭助史部尙書汪鋐等議奏守文祖遷都之慮保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於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自當併合供奉如常仍乞欽製祝文遣官祭告其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壝遺意仍高築垣牆謹司啟閉不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是年八月十五日題十六日奉旨南京奉先殿香火併日進膳儀禮部查議了來看原廟址依擬高築圍垣以護所司時加巡守併各處以後勿得整修卽著爲令在京廟制卽著各該衙門先行擬辦物料來歲作急擇日興工承天府皇考家廟亦勿稱廟卽倣奉先殿意曰隆慶亦卽製扁奉安用別重輕之意遣官祭告亦無謂待查明香火進膳一併區處於是夏言會同內官監太監高忠併內閣大學士張孚敬李時等議造文祖世室昭穆廟宇高廣丈尺圖式併伐木開門等項事宜具題奉旨是皇祖太宗世室還著再擬增加來看作便門伐樹株得興工之吉一併行言復會同前項在工諸臣議又祖世室前殿寢廟比昭穆前殿寢廟俱各增加更與別廟不同似可仰慰皇上敬宗之心

矣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五日奉旨依今次所擬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興工先是十三年
十月二十六日夏言奉聖諭考定七廟名額言等議太祖之廟是爲太祖廟太宗世室宜曰文祖世
室仁宗爲昭第一廟宜曰仁廟宣宗爲穆第一廟宜曰宣廟英宗爲昭第二廟宜曰英廟憲宗爲穆
第二廟宜曰憲廟孝宗爲昭第三廟宜曰孝廟武宗爲穆第三廟宜曰武廟至四月二十一日上召
夏言及二輔臣於文華殿從容講論遂諭以文祖世室改題太宗廟其昭穆遞遷之義還考議來看
言等復議奏遞遷之序先儒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如新主世當祔昭則上世第一昭廟當祧世
當祔穆則上世第一穆廟當祧各以其次遞遷昭主當祔則羣昭移而穆不移穆主當祔則羣穆移
而昭不移此昭穆遞遷之義也若夫百世共宗之義其在我朝有同於隆古者今日特建太宗廟於
左昭之上是也其虛右穆之上者將以待有功德之宗當祧而不可祧者是宗無定數之義也是月
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二日奉旨是皇祖文皇帝廟曰太宗廟昭穆遞遷之義朕正爲此要必昭不動
穆穆不及昭方是正義可著爲令甲十五年冬十一月禮部奏以宗廟告成恭請瞻視有旨朕不必
視以十二月初十日十二日祔主廷臣稱賀上兩宮徽號遂詔赦天下是年秋罷中元節內

殿之祭著爲令先是上諭禮部尙書夏言曰春清明秋霜降二節於陵前祭甚合禮令中元亦有陵
祭內殿其勿瀆可也言對曰中元係是俗節事本不經陵祀既有遣官而內殿又有祭祀事涉煩數
上從之是年秋遷三太后主於陵殿先是上傳旨云廟重於陵禮制故嚴今廟中凡帝以一后配惟
陵則二三后以配葬夫如是其廟祀陵祀已不同今復建奉慈殿不如奉主於陵殿爲合禮又梓宮
既配葬於帝主無祔廟之禮宜在陵殿今別置之近於黜者非親之也此亦關於典禮卿其會議以
行明日又諭云崇先殿比古不同周人祀后稷係始祖之母今奉慈殿亦但存名耳四時之祭樂舞
俱無便會官議擬來說時尙書夏言會同大學士李時武定侯郭勛吏部侍郎張邦奇等議謂禮嚴
尊祖祀重廟饗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饗於廟所生大母別薦於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
有饗先妣之文周之闕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國朝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孝宗皇帝乃於
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皇后是蓋子祀生母
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母不世祭者爲子祀之於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
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耳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陛下於孝肅太皇后曾孫也於孝

穆太皇后孫屬也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若崇先殿之建則陛下事考廟當世饗故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聖諭又以三太后梓宮既配葬於帝主不祔廟世不舉祭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是誠仁至義盡情中禮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考得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事體略同但祧義惟遷主爲是若當時瘞主陵園則襲古人栗主既立乃埋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遷主陵殿歲時祔陵祀如故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制曰可十五年八月上幸天壽山奉安三太后於陵殿又上以乾明門鷹隼犬既經放縱其奉先奉慈崇先祭品止依會典所載鹿兔雉鴈其鳩鵠等物不必復用更定宗廟時饗之禮仍用四孟孟春特饗四廟名迎神奏樂三時奉三祖合饗於德祖之廟德祖仍南向三祖以次東西向初獻各奏其樂餘奏禮廟樂先是洪武中上命中書省及翰林院議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祔祀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饗於祖宗祭於各廟惟春爲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饗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三時合祭議遂定已而有司請置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爲古猶古之不可爲今近世泥古好用古遷豆之屬以祭其先似亦無謂

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器皆如事生之儀遂令有司祭器俱用金酒壺孟盞各八盤盃二百四十及揮施枕簟篋笥帷幔浴室皆如生存云已而定親王從饗功臣配饗儀親王皆設位於東廡西向功臣皆設位於西廡東向國家舊有奉先殿藏聖帝后主朔望薦時食焉先是尊皇考爲獻皇帝因未祔廟亦未入奉先殿乃於奉先殿西室別立觀德殿以奉之後九廟成各主將遷於廟中時食之薦仍在奉先殿又承天府爲皇考舊封之地陵寢在焉又立隆慶殿以奉之後因廟號未稱宗遜不敢祔宗廟 按春明夢餘錄孝宗生母孝穆紀太后薨禮不得祔廟殿乃於奉先殿之右特建奉慈殿別祀之已而憲廟生母孝肅周皇太后皆祀其中饗薦如奉先殿嘉靖十五年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后陵祔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禮本不同奉慈三后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似黜之非親之也禮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其罷奉慈饗薦而并祭於奉先殿外廷莫知也

嘉靖十七年加上成祖及獻帝廟號祔獻帝於太廟並改題太祖及成祖睿宗神主 按明會典嘉靖十七年改上太宗廟號曰成祖加上皇考獻皇帝廟號曰睿宗先是特建世廟以祀皇考後改建